



【铡刀】

“牛！”

儿子的一声惊呼使我把行驶中的汽车慢慢地停了下来，视野里一头笨拙的老黄牛悠闲地漫步在黄河大堤的堤坡上。以往都是在看图识字的图片里才能见到的耕牛，突然出现在眼前，也难怪我儿子感到惊奇，更何况我也很久没见过耕牛了。望着牛儿的挑挑捡捡，无忧无虑地啃食着那些泛着青黄色的草叶儿，仿佛又跟着老牛的脚步走进了牛棚里，抄起了那架切草的铡刀儿。

暖烘烘的储草间里，阵阵的骚臭味儿从牛棚里钻进来，偶尔传来几声响屁，是系在牛槽边的那头小驴最近有点儿拉稀。饲养员起身用脚推了推铡好的草料，腾出来一片空地，又回坐在横担在刀床尾端的招把杆上，熟练地前招后拨地打起草捆来，我则卯足了力气，翘脚挺胸高地举着铡刀的木制刀柄，随着饲养员把草捆儿送进刀口的节奏，屁股一撅双手猛地用力向下一按，把整个身体重量一起压在刀柄上，瞬间寸短的青草就泛着花儿从刀床一侧洒下来，微微的绿液淡淡草香把贪吃牛儿们的垂涎砸得声响。

当时二队的牛棚和我家只有一墙之隔，每逢礼拜天，喜欢牛儿的我就越墙而过，义务帮助饲养员铡草喂牛，一来二去不但和饲养员混成了朋友，而且和那些牛儿也达成了默契，有时农闲跟随饲养员去野外放牧，我可以任选一头作为我的坐骑，它们也不会刻意地去摆脱我在牛背上的困扰，似乎是把当成了自己的主人一样。

后来分产到户，牛棚拆成了我家新分的宅基地，有了宽敞的宅基地，盖房成为了我家首要的任务，八十年代初期就我家的那条件盖所砖瓦房是不可能的，要建也只能用就地取材成型的土坯，土坯里面的一种主要混合原料就是麦秸，麦秸过长进入泥土后难以搅拌，短了脱出来的坯又不结实，十五厘米左右为最佳，可切草借刀却成了个问题，当时生产队的牲口没有了，铡刀又不知了去向，所以铡刀也就成了个稀缺之物。

东问西访还是在村东头的一户人家找来一口，是生产队里很久以前淘汰下来的，没找到好的铡刀也只能“借就榔头砸坷垃”凑合着用了。我又请来位续刀高手，(本村的大伯)爷儿俩一脱膀子说干就干，可半天下来累得我气喘吁吁，急的他也热汗直冒，却没能见到多少切好的麦草。麦草的外表比较滑顺又比较柔韧，不是把刀口塞了就是刀片切不下去，正在我俩为铡不出草而犯愁的时候，前邻的大婶瞧见了我俩的愁相，哈哈一乐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：“你表叔刚置办了一口新刀，瞧他很稀罕，但你去借他指定不会吝啬”。

怀着忐忑的心走进了表叔家的大门，说明了来意，表叔还真是个敞快人，二话没说就把铡刀搬了出来，表叔的铡刀刀床是用两根宽大的角钢焊接在一起组成的，马牙钉和刀床座都是用铁块粘焊上去的非常好用。换了新刀干起活来可就轻松多了，原本五间房的麦草预计三天完成，现在只用了一天多，太阳还三竿子够不着呢，就已经接近了尾声，庆幸之余突然刀下一沉，抬手一瞧，呀！一根生锈的铁丝儿断成了两节，那薄薄的刀刃上也明显多出了一处小豁。硬着头皮给表叔送刀，表叔倒是没怎么说什么，只是瞅着刀刃上的缺口儿心疼的不得了，瞧他那样子倒像是谁家大人把他家孩子揍了似地那样难受，心想“这下完了，免不了得被表叔臭骂一顿”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一连几天的暴雨，把我家还未干透的土坯淋了个稀里哗啦损失了大半。二次脱坯又去找到了表叔，这次表叔却多叮嘱了几句话儿：“续刀时可注意着点儿，磨刀是很费工夫的，要不我陪你去。”噢！原来表叔心疼的是他那宝贵的时间呀。表叔家里的事情比较多，表婶卧床常年下不了炕，两个表弟还在上学，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，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，所以他把时间看的切实珍贵。其实表叔过后也帮过我家不少的忙，表叔的手儿巧，啥活计都能拾得起来放得下，最拿手的还得算是瓦工，比如盘炕砌灶的活儿还真是离不了他这把巧手呢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地里的牲口活已被先进的农业机械所代替，养牛户也就更少了，而那些养殖大户也改养成了奶牛或是肉牛，偶尔有那么一两个散户，也是养来下崽换个零花。耕牛已基本退出了农耕的舞台，铡刀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。这次的偶然出行，不但让生长在城区的儿子近距离观察了耕牛，也使我不知不觉跟随老牛的身影回忆起了已逝童年的时光。（李维新）

【姥爷】

那天,我和姥爷一起散步,突然发现姥爷走得很慢。我问:姥爷,您哪里不舒服吗?姥爷说:上了年纪,腿脚就不灵便了。我心里一阵难过,不经意间姥爷竟老了。姥爷看了我一眼又说:人总会老的。像是安慰我又像是在安慰自己。

这是我听到的刚强的姥爷第一次承认自己的衰老,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。

年轻时的姥爷,在我的心目中,是一座永远可以依靠的大山。早年,姥爷一直在乡下务农,守着家里的几亩薄田。那时,家里人口多,全靠姥爷土里刨食,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。但乐观、坚强的姥爷却硬是挺起脊梁,带着一个贫困的家庭过得有声有色。即便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他的家里还是不会缺少笑声。

姥爷对“一家之主”这个词有着自己的理解,他坚守着一个庄稼汉的本份:吃苦耐劳,并以此为全家人赢得尊重。他起早贪黑,干完家里的,再干地里的,像一头闲不住的老牛。他坚信,庄稼人只要勤快,就不会过不下去;只要依靠着土地,就不会饿肚子。他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种地上,努力在有限的土地上增产粮食。

当然,姥爷种的地在全村是最好的。他总是以刻花般的工匠精神把自己的土地经营成样板:田垄笔直一条,像用尺子比着。垄宽刚好容脚,利于进出照料;田畦方方正正,平平整整,层次分明,土粒细碎,不见一棵杂草。

他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“种地专家”,不管什么样的地只要经他手拾掇,立马就不一样了,像被施了魔法。邻里街坊有种地的难题只要找他保准都能解决。

麦收、秋收季节是姥爷最开心的时候。不用说,他家打的粮食总比别人多。丰收之后,姥爷便开始精打细算一年的收成:一部分粮食要卖掉,赚了钱除给孩子们交学费,也要买下一季的肥料,还要扯几尺布料给孩子们做衣裳;一部分粮食要屯起来,留作口粮。等到一切都处理完毕,姥爷才难得休息一下。他对自己一年的犒劳,就是奢侈地买上一盒“带嘴儿”的香烟吸上几口。

总有人问姥爷种地的秘诀,他说,种地就像育人,必须精耕细作,人不亏地,地才不亏人。如他所言,他也是以种地的精神培养自己的孩子。姥爷就认一个理儿:知识改变命运。所以无论再大的困难,他都要让孩子们上学。每天晚上睡觉前,他都会给躺在被窝里的孩子讲像凿壁借光这样的传统励志故事。即便是在最繁忙的收种季节,姥爷宁愿自己多劳累几天,也要保证孩子们的学习时间。大舅十六岁那年,看家里实在困难,就想辍学。姥爷不许,大舅就偷偷地跑到地里去干活。姥爷发现了,把大舅狠狠打了一顿,硬是拧着大舅的耳朵拽回学校去。姥爷对大舅说:你们就是做农民也要做个有文化的农民,别像我。这是他对孩子最朴素的期望。在姥爷的言传身教下,我的几个舅舅和姨刻苦学习,最后都考学到了城里。这是姥爷一生最自豪的事。

后来,姥爷到城里来照看我。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勤劳能干,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为全家做饭,吃过饭,便蹬着三轮车送我去上学。寒冬酷暑,风雨无阻。一直到了中学,不放心的姥爷还是执拗地坚持送我接我。今天,我依然坐在姥爷的三轮车上,只是明显感觉姥爷骑车的速度比以前更慢了。每每看着他佝偻着腰身,费力地蹬着,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和感动。（吴瑞阳）

征稿启事

《黄三角早报》“黄河口”文学副刊现诚向社会各界征稿,每周一期,每周五出刊。“黄河口”副刊弘扬主旋律,突出宣传黄河口文化,重点培养东营本土作者,发掘文学新人。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,体现东营特色,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,诚向广大文学爱好者征稿。稿件内容要求符合本副刊文艺性质的定位,以您在生活中的趣事、感悟、回忆为主,亦可以个人角度抒发对东营市建设、变迁的情感。

“黄河口”副刊将开辟“城市笔记”、“人间世相”、“心灵感悟”、“流年往事”、“诗香词韵”等栏目。“城市笔

记”栏目主要呈现在工作上、生活中遇到的小故事;“人间世相”栏目主要展示微小说等题材作品;“心灵感悟”栏目主要呈现唯美的散文、随笔作品;“诗香词韵”栏目主要呈现包括古诗、新诗等在内的诗词作品。

【投稿方式】

- 1.电子稿请寄:ytdxw1@126.com 970155386@qq.com
- 2.纸质稿请寄:东营市府前大街75号《黄三角早报》编辑部 收 邮编:257000 纸质稿不退,请自留底稿。
- 3.来稿请务必注明真实姓名和联

系方式。

【声明】

- 1.来稿必须是未曾发表过的原创作品,不得一稿多投,严禁剽窃。
- 2.收到稿件后,编辑会及时审读稿件,适度调整,如有要求请注明。
- 3.此征稿启事长期有效。

我们欢迎各路新老作者、读者踊跃投稿,并欢迎作者自荐,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篇稿件,所以,你还有什么呢!

